

综述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启动评选之际，我们回顾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这五年

# 五年砥砺前行，上海成为文学艺术「繁花之城」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发展指明方向。也在当日，“上海文学艺术奖”时隔12年再度重启，表彰和奖励了一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家，产生广泛影响力。

五年来，上海文艺事业呈现新时代的新气象。一批为人民立言、为时代立传的上海原创、上海制作，在全国乃至世界舞台引发反响。而通过这些精品力作，也涌现一批上海培养、上海孵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人才。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即日启动，既展示上海文艺发展新成绩，展现沪上文艺人才新风采，同时也激励文艺工作者再创佳绩，为上海文化发展作更大贡献。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文化，使城市更有温度，使城市生活更有品质，凝聚起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朱鸿召说：“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背景下，作为上海文学艺术领域的最高奖，‘上海文学艺术奖’抬高了上海这座城市文化标杆，对于当代建构文学艺术的话语体系、擦亮城市文化品牌，以及培养和扶植新的文艺人才都有着重要意义。”

上海佳作频出背后，是文艺大家名家的示范、引领和传承

2014年起，重启“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与“一团一策”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道，成为上海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持续推动上海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五年来，上海文学艺术领域硕果累累。在全国综合性奖项中，上海作品几乎涵盖所有文学艺术门类；2017年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上海有五部作品榜上有名：电影《我是医生》、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平凡的世界》、歌曲《幸福少年》（组歌）和图书《布罗德的邮递员》。刚刚公示结束的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名单上又见上海的五部作品，充分展现着上海文艺领域的创新创造活力。

同时，在国内国际的各个专业奖项评选中，上海同样成绩亮眼：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获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长篇小说《繁花》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昆剧《邯郸记》、交响乐《启航》、沪剧《敦煌女儿》先后入选国家舞台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杂技《攀登—集体造型》《突破—斜杠》……第42届蒙特卡罗国际马戏节比赛“金小丑奖”……

一批扎根现实、回应时代的上海影视作品，证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能够赢得市场口碑的双赢。现实题材影片《我不是药神》以近31亿元位列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第三位。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推出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浦东》等，用荧屏创作生动呈现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也用基层奋斗者的故事引发普通观众强烈共鸣。

佳作频出的背后，离不开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2位终身成就奖和12位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们的示范、引领和传承。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作曲家吕驥明用《红旗颂》半个世纪的定稿，向祖国和人民献礼。另一位终身成就奖得主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在过去几年中，将《曹操与杨修》等三部代表作毫无保留地传给新一代青年演员。

“一人一策”精准定向，为文艺界输送强有力的新生力量

在向已经成名成家的德艺双馨艺术家致敬的同时，上海更发掘一批青年潜力人才，令他们在前辈的示范引领下，为上海文艺事业贡献持续动力。2014年重启“上海文学艺术奖”的一项重大突破，就是推出“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培养计划”），在文学、戏剧戏曲、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界遴选40余位青年人才，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各自所在单位机构共同制定“一人一策”的专属培养方案，以德艺双馨为目标，全面提升素养，并为他们的创作、展示和演出提供平台和支持。这一做法，在国内尚属首创。

德艺双馨，德为艺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闫巍在“培养计划”中的最大收获是将“为人民演戏、为人民演好戏”确立为终生追求的事业。四年多来，他主演的《共和国掌枢》《大清相国》《老大》等现实题材作品演出达130多场，力争做到“一戏一人物，一句一真情”。

如今，这批青年文艺家们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才，在多部精品力作中挑起大梁，赢得专业奖项认可与观众赞誉。京剧中生王珮瑜致力于京剧的传承推广，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爱上传统戏曲。深耕儿童文学创作的殷健灵凭借长篇散文《爱——外婆和我》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领衔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获颁中国舞蹈界最高奖“荷花奖”。入选“培养计划”同年，上海歌舞团舞蹈演员朱洁静在《朱鹮》“领飞”，今年“培养计划”进入尾声，她成为《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烈士李白的革命伴侣“兰芬”，两部作品分获“荷花奖”与“文华大奖”。

受惠于“一人一策”的精准施策，朱洁静感恩的不只是在“培养计划”各方关怀下，能够在重要作品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准，更是通过学习实践认清了自己作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就在2018年上海歌舞团实施“艺术制”新一轮考核后，担任舞团首席10年的朱洁静、王佳俊获得“荣誉·首席”的称号。

“上海文学艺术奖”通过奖项颁发与培养计划的双轨运行，正建立起名家大师勇攀高峰、青年人才不断涌现的长效机制，为文学艺术的繁花之城，贡献更多名家力作。

## “匠心江南·第三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开幕 长三角民间艺术精品汇聚申城

本报讯（记者李婷）“匠心江南·第三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日前在上海亚振海派艺术馆拉开帷幕，30余种独具江南特色的民间艺术门类汇聚申城，向人们呈现长三角民间艺术的精湛技艺和创新传承。

苏绣、惠山泥人、核雕、竹刻、东阳木雕、青田石雕、龙泉青瓷、徽墨、歙砚、顾绣、海派剪纸……通过长三角民间艺术界的联动，一个个匠心之作，无声地传递着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来自安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杜氏刻铜代表性传承人杜平的刻铜作品《为了新中国》采用创新刻制工艺，丰富刻铜的色阶，刻画了沧桑坚毅的长征战士形象，再现凝重恢弘的革命历史。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非遗海派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李守白历时四年创作的微雕《弄里乾坤》，精细重现了海派石库门建筑中千姿百态的生活场景。江苏的苏绣代表性传承人薛金凤的绣

品《江南风物》，以素雅写意的刺绣语言勾勒出江南四季。来自浙江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金甫带来的青田石雕《稻鱼共生》，则展现了江南水乡农田稻鱼丰美、河鱼跃动的景致。

展览中，一系列兼具传统技艺之美与当代设计智慧的展品格外亮眼，向人们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比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霞的台绣《网络天下》，运用台绣针法的精髓“蜘蛛网绣”，以当代纤维艺术的新理念，依托密密麻麻的骨针洞和蜘蛛网的刺绣工艺元素，意在将台绣的精髓织成纵横交错的“网络”。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陆小琴带来的核雕《太湖霞光》，让远山、梅花、扁舟、渔人、烟波在方寸间依次出现。为渲染出霞光万丈的景象，特意将核雕打磨得薄如蝉翼，从而使光线得以映透出“霞光”，这是核雕的创新技法。

# “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特展亮相上海明珠美术馆 倾注极大热情装饰的两座爱巢 是雨果写就的“真正的中国诗”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写下《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名著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可谓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世界文学巨匠之一。然而，人们对于他的了解，或许仅是冰山一角。昨天，“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特展亮相上海明珠美术馆，以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馆藏的逾200件雨果创作及相关作品，首次向中国观众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位大师在多元领域的探索。

这些展品包含绘画、雕塑、摄影、书籍、书信手稿、室内装饰、日常用品等，其中有很多是第一次在巴黎之外展出。人们将惊叹于隐藏在文豪光环背后、鲜为人知的生动侧面与蓬勃创作，比如，雨果同样是个艺术家，是个装饰艺术家。

“展览筹划了三年。恰逢巴黎的雨果故居博物馆闭馆，很多藏品甚至是博物馆之宝才有机会带到中国。”明珠美术馆执行馆长、此次雨果主题展联合策展人李丹丹说。她坦言展览选在今年上海书展前夕开幕是有意为之，“我们希望美术馆能够面向更多的人，不仅仅吸引艺术爱好者前来，也吸引文学爱好者和更多人走进展厅，了解雨果——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首次集中呈现的绘画原作，折射出文豪被遮蔽的绘画才能

文豪雨果原来有着惊世骇俗的绘画才能。艺术大师德拉克罗瓦曾在给

雨果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您决心当画家而非作家，就会高过这个世纪全部艺术家。”雨果的绘画生涯，始于1834年夏季的旅途中，用画笔记录下沿途风景，并在之后逐渐融入想象的成分，进入精神世界的探讨。他这一生创作了3000多幅画作，即便曾一度不得已停止文学创作，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

此次展览特设雨果绘画专区，首次集中呈现他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画作原作，从1834年开启的旅行画、带有签名的标志性风景画，到难得一见地为自己的小说《海上劳工》所作插画等，让中国读者直面雨果在不同领域的多样才华与生动侧面。

雨果的随手画内容其实鲜少与其文学创作直接相连，却可被视为他艺术天才彼此相通的两个侧面，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互通性。

雨果的绘画往往尺幅不大，随心所欲，常常被他作为“名片”或“贺卡”赠给亲朋好友，或是加上自己精心修饰过的画框作为家中的装饰。在这样的画，显然是超越功利的，用以平和心绪、安顿心灵，就像他所坦言的，“在写两首诗的中间，得以轻松一下”。这些“小画”中迸发的创造性张力，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雨果的画中有诗，其画作甚至比其诗作更富有诗意，抒发一切文字难以言尽的情感，并且越到后期，他绘画中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越成熟、越强烈。又如，雨果把画面当成多种技巧与媒介的实验场。他在给诗人波德莱尔的信中写道：“我只是在这些画里混合用上点铅笔、

木炭、鸟贼墨、煤粉、炭黑，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才能大体上表现出我眼中，尤其是我心中的景象。”有艺术评论家认为，雨果这样的创作方式影响了法国现代艺术家让·杜布菲。

对于中国心向往之，不禁亲自动手创作中国风装饰作品

“雨果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他的人生之中实在太过重要。他和他一生的挚爱朱丽叶都深深沉醉于中国的文化艺术。在给朱丽叶装饰她的房子时，雨果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元素，包括瓷器、大漆家具等等。他把中国装饰艺术献给了他最爱的人。”李丹丹告诉记者。

展览特辟的“装饰雨果与高城居”板块，揭秘的便是雨果的“中国情结”。高城居是雨果1856年用《静思集》的稿费买下的一栋住宅，位于根西岛。1864年，雨果又为朱丽叶在高城居右边的20号买下一幢小楼，取名“高城仙馆”。这两处居所均由雨果亲自装饰设计。由于中国文化艺术是雨果与朱丽叶共同的爱好，在装饰这两座爱巢的时候，雨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想象力，朱丽叶将其称为“一首真正的中国诗”。此次展览带来了雨果借鉴中国元素在装饰艺术领域探索的不少作品，也带来了“高城居”的360度全景影像以及修缮访谈视频，给予中国观众身临其境的立体

感受。

雨果曾在《根西岛记事本六册》一书记录，在被他称为“码头”的地方——孤岛根西，他先后48次购买中国艺术品，花费超过3000法郎。他不仅用这些中国艺术品装点居所，更忍不住自己动手，以自己的艺术天赋创作中国风装饰作品。从中式竹质屏风、瓷器和家具中汲取绘制人物、花卉的灵感，雨果曾专为“高城仙馆”创作过整整一组总计57幅“中国题材画”，并以此为图案制作木刻彩绘漆板装饰室内，让居所洋溢着中国情调。事实上，这是掺杂着雨果个人理解的中国风，既有仕女、凤凰、仙鹤、麒麟、牡丹、兰草等东方图像语汇，亦加入了法兰西西民族活泼风趣的一面，呈现给两人一个变幻莫测、东西混搭的“浪漫幻境”。

18世纪欧洲曾刮起一股轰轰烈烈的“中国风”，引得当地一批艺术家、瓷器漆器设计师热衷在作品中表现东方的异国情调，当时洛可可风潮的形成与之不无关联。到了19世纪，雨果对于中国的心向往之，可以说正是延续了这样一种流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雨果对于中国的深爱，不仅体现在倾慕她辉煌璀璨的文明，同样体现在对于19世纪下半叶她所遭受苦难的万分同情。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雨果曾在一封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将这次行为定义为“掠夺”，谴责这样的强盗行径，并公开呼吁：“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正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岳云鹏领衔电影《鼠胆英雄》上映十天票房不到亿元——

## 舞台谐星转战大银幕为什么不行了？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作为暑期档至今唯一一部喜剧电影，佟丽娅与相声演员岳云鹏领衔主演，集结20多位明星的《鼠胆英雄》，上映十天票房没能过亿，豆瓣评分5.5，市场表现和观众评价都没有达到预期。

前有“师父”郭德纲在银幕留下的尴尬身影，后有沈沈阳、宋小宝等主演的电影评分“跌跌不休”，这些相声小品演员在舞台上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可一转战银幕拍摄喜剧影片，却屡屡遭遇观众冷点雷回、故事敷衍的争议。这让人疑惑，舞台谐星到银幕就不好笑了？

故事落俗套，剧场粉丝撑不起票房市场

岳云鹏“跨界”演喜剧片，《鼠胆英雄》还没上映之前就有业界唱衰，预告片视频下面，网友评论中“不好看”更成为高频词。

《鼠胆英雄》故事背景选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以精美服饰场景试图刺激观众眼球。从创作班底来看，编导束焕曾参与编剧的喜剧片《人在囧途之泰囧》《港囧》都曾是票房口碑赢家。此外，该片在男女主角岳云鹏、佟丽娅之外，还邀请雷佳音、蔡明、刘威、袁弘等近20位知名演员加盟演出。如此大的手笔可见其市场野心。在宣传初期，岳云鹏更是喊出了十亿元的票房目标，并表示“之前演过很多烂片，但这部电影是好电影，值得大家花钱观看。”

遗憾的是，其故事内核的俗套令这些“配置”很难发挥实力。岳云鹏再度饰演长相平凡的普通人，他一直追求佟丽娅扮演的“万人迷”，最终因为诚意与真



《鼠胆英雄》延续以往岳云鹏的银幕喜剧套路形象，讲述他饰演的小人物爱慕佟丽娅扮演的万人迷的故事。图为影片海报。

心感动对方抱得美人归。这与他此前在《疯狗猛人》《祖宗十九代》中的形象如出一辙。电影故事中，岳云鹏饰演的旧上海警察畏首畏尾，试图获得抚恤金来帮助舞女脱身，可偏偏阴差阳错“求死不得”反而节节高升。这样的剧情设置更被观众指出与上世纪90年代电影《猛龙过江》大同小异，只不过主角从为儿子教育操心的父亲，变成了“追靓女”的穷小子。正是以上种种原因，影片被指情节俗套，票房不佳也就不难理解。上映次日，《鼠胆英雄》的排片占比也从12.2%跌至7.5%。

有影评人评价，尽管凭借“五环之歌”等噱头段子，岳云鹏一夜走红，可由于缺乏系统的影视表演训练，一些相声舞台上颇具“笑果”的表现手段，在大银

幕上显得浮夸粗糙。这种情况下，即便拥有相当数量的拥趸，也难撑起电影票房。

如此跨界甚至还有透支演员表演信誉的风险，要知道《鼠胆英雄》并不是岳云鹏口碑最差的一部电影，他此前主演的电影，观众评价在三四分之间徘徊，去年一部《断片之险途夺宝》仅为2.8分。回到开头的问题，并非舞台谐星转战银幕就一定不行，而是其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决定了观众的反馈。如果一再把拍电影当成“赚快钱”的工具，自以为舞台市场已经引发大量粉丝追捧，便急于将谐星光环变现。如此一再消耗观众的好奇与好感，仅仅依靠“这次不是烂片了”这样一厢情愿的宣言，不可能拉回票房收获好评。

从舞台谐星转型专业演员，还需潜心打磨演技

不只是岳云鹏，很多相声小品演员都难逃“票房毒药”的魔咒。凭借春晚走红的小品演员小沈阳也是如此，他出演主角配角的喜剧电影不少，口碑之作寥寥无几。宋小宝也频频在银幕露脸，遗憾的是，他唯一一部上6分及格

线的电影还是客串演出的《缝纫机乐队》。

更有舞台谐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早在2010年郭德纲便自导自演了《三笑之才子佳人》，当时就有观众感慨“除了相声包袱搬到银幕，这片子有剪辑吗，有导演吗，有摄影吗？”足见其品相和观众期待落差之大。到了去年，郭德纲再战银幕，他与岳云鹏主演的《祖宗十九代》，高调亮相春节档，最终却只换来4.2分的评分。

为何宁可搭上名声也乐此不疲非要进军影视圈？有人分析，究其根本，动辄过亿的电影票房远比舞台演出的回报来得丰厚。就拿某部低评分的喜剧电影来说，其1.7亿元的票房成绩，对比其仅2000万的投资，显然能让主创赚个盆满钵满。

尽管《鼠胆英雄》在电影制作上已经比《三笑之才子佳人》有了长足进步，但其进步速度远远没有赶上观众对于喜剧电影日益提升的要求。这让人难免想到“开心麻花”，同样是将成功的舞台剧、演员IP转码影视资源，尽管凭借《夏洛特烦恼》赢得良好开局，但其《李茶的姑妈》很快陷入“笑点低俗尴尬”的窠臼。当然也有正面例子，小品演员出身的范伟就在《芳香之旅》《耳朵大有福》等影片中有细腻精彩的表演，并获得多个专业奖项。在这些作品中，他早已跳出舞台谐星的形象，展现出专业演员的可塑性及层次感。

回到开头的问题，并非舞台谐星转战银幕就一定不行，而是其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决定了观众的反馈。如果一再把拍电影当成“赚快钱”的工具，自以为舞台市场已经引发大量粉丝追捧，便急于将谐星光环变现。如此一再消耗观众的好奇与好感，仅仅依靠“这次不是烂片了”这样一厢情愿的宣言，不可能拉回票房收获好评。